



闲话

诸葛躬耕地

前出师表
 臣亮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而待也臣等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

石小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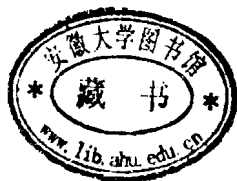
中州古籍出版社

XIAN HUA

ZHU GE GONG GENG DE

闲话诸葛躬耕地

石小生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2年11月·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闲话诸葛躬耕地/石小生著.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348 - 3712 - 8

I. ①闲… II. ①石… III. ①诸葛亮 (181 ~ 234)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9167 号

责任编辑:王小方

责任校对:俞长缨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方志印务有限公司 0371 - 67811485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4

字 数:360 千字 **印 数:**1 - 2000 册

版 次: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一	
诸葛亮“躬耕南阳”中“南阳”的解读	(1)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二	
关于宛始兼南阳之名的最早记载	(8)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三	
《襄阳耆旧记》也曾把宛城称为“南阳城”	(10)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四	
驳“襄阳说”笔下自相矛盾的“南阳”	
——兼与丁宝斋先生商榷	(13)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五	
孙坚于“南阳”杀张咨及“张绣在南阳”的具体地点探寻	(21)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六	
“南阳”是否为诸葛亮的郡望?	(26)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七	
驳“襄阳说”的“郡望即地望说”	(29)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八	
东汉末年南阳郡、南郡以汉水为界的问题	(37)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九	
关于阿头山的问题	(44)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十	
论隆中属邓县的不合理性	(48)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十一	
诸葛亮上《出师表》时南、襄两郡的区划	(54)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十二	
陈寿著《三国志》时所用的行政区划	(58)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十三	
邓（城）县建置沿革考	(61)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十四	
“以向宛洛”不能证明“草房对策”的地理方位	(74)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十五	
关于诸葛亮在襄阳的亲朋好友的问题	(77)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十六	
“凤雏”，习凿齿臆造的又一个“神话”	(82)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十七	
还历史一个真实的徐庶	(89)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十八	
“亮北行见备”是“乖背”之史	(94)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十九	
东汉末年南、襄两地形势与诸葛躬耕地	(98)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二十	
刘备由新野“北上”和“南下”哪个更危险？	(104)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二十一	
试论刘备三顾时南阳并未被曹操管辖（赵 晖）	(109)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二十二	
诸葛亮为何不能到南阳？（杨林场）	(119)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二十三	
从汉代南北农耕区的比较看诸葛亮躬耕地之所在	(124)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二十四	
历代史书记载诸葛亮躬耕地从来都是不一致的	(132)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二十五	
习凿齿“号曰隆中”的解读	(135)

“闲话诸葛亮躬耕地”之二十六	
裴松之注《三国志》中有关诸葛亮史料的探讨	(140)
“闲话诸葛亮躬耕地”之二十七	
辨析《水经注》对隆中地望的记载	(143)
“闲话诸葛亮躬耕地”之二十八	
《元和郡县志》的史料无法认定东汉时隆中属南阳郡邓县	(148)
“闲话诸葛亮躬耕地”之二十九	
襄阳何时无西?	(154)
“闲话诸葛亮躬耕地”之三十	
习凿齿“隆中邓县说”形成的历史原因	(160)
“闲话诸葛亮躬耕地”之三十一	
《方輿胜览》有关襄阳形胜、人物的记载	(164)
“闲话诸葛亮躬耕地”之三十二	
《蜀记》所载“沔之阳”的解读(黄玉泉)	(170)
“闲话诸葛亮躬耕地”之三十三	
《蜀记》所载“沔之阳”的再解读	(176)
“闲话诸葛亮躬耕地”之三十四	
“三人成虎”的“隆中说” ——与朱大渭先生商榷(一)	(180)
“闲话诸葛亮躬耕地”之三十五	
再论“于沔之阳”的“湖阳隆山” ——与朱大渭先生商榷(二)	(187)
“闲话诸葛亮躬耕地”之三十六	
究竟谁在“随心所欲,凭臆妄解”? ——与朱大渭先生商榷(三)	(192)
“闲话诸葛亮躬耕地”之三十七	
隋唐时期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其他记载	(201)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三十八	
宋元明清时期文献记载诸葛躬耕地的情况	(206)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三十九	
读元好问《丰山怀古》诗所悟	(210)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四十	
从明代诸葛诗词看“隆中”之所指（俞长纓）	(216)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四十一	
关于南阳“隆中”的解读	(219)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四十二	
诂可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哉？	
——读徐学谟《游隆中记》有感	(223)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四十三	
明代大学士杨士奇《武侯祠记》所载“隆中”之辨析	(227)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四十四	
明代李东阳认定的诸葛亮躬耕地究竟在哪里？	(232)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四十五	
南、襄两地武侯祠之立庙与碑刻	(238)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四十六	
隆中风景区明嘉靖“草庐”碑析疑	(245)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四十七	
隆中“草庐碑”是否为襄王陵前的神道碑？	(251)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四十八	
对隆中《草庐碑》的再质疑	(255)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四十九	
荆州开元观“汉诸葛武侯像碑”考证记	(258)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五十	
南、襄两地武侯祠之建筑与古树	(262)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五十一	
诸葛亮能在隆中建“避水台”吗？	(272)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五十二	
“焦点”模糊的隆中诸葛亮“故居地”	(274)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五十三	
关于“躬耕于野”的再认识	(279)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五十四	
“躬耕地”两说兼收的《三国演义》(黄玉泉 俞长缨)	
.....	(282)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五十五	
“草庐对策”用哪一个篇名好?	
——兼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商榷	(289)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五十六	
《隆中对》是否可以不收入教科书?	(299)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五十七	
对教科书“躬耕南阳”注释新的看法	(306)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五十八	
如何解读诸葛亮的“献策江滨”	(312)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五十九	
一篇自摆乌龙的旷世奇文	
——评容若先生的《古隆中在湖北襄阳》一文	(316)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六十	
从汉末襄阳城的变迁看诸葛亮躬耕地在区划上的归属 ...	(320)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六十一	
也谈诸葛亮的籍贯问题	(324)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六十二	
驳“襄阳说”的“避讳”谬论	(328)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六十三	
诸葛亮后裔“根”在何处?(马 楠)	(333)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六十四	
从一篇文章看八十年代以前隆中的状况	(337)



“闲话诸葛亮耕地”之六十五	
从法律思维的角度看诸葛亮躬耕地之争	(342)
“闲话诸葛亮耕地”之六十六	
也谈所谓“国务院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的科学表述”问题	(348)
“闲话诸葛亮耕地”之六十七	
如何看待“名人里籍”之争	(355)
“闲话诸葛亮耕地”之六十八	
“襄阳说”不能回避的三十个问题	(367)
后记	(373)

“闲话诸葛亮躬耕地”之一：

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中“南阳”的解读

诸葛亮躬耕地问题是一个中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目前又没用明确结论的问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悬案。应当承认，因时代所局限，《三国志》对此问题的记载过于简略，加上在浩如烟海的史籍文献中出现“闻见异辞，各生彼此”（裴松之语）的歧异史料在所难免，故在诸葛亮躬耕地的解读中出现有争议的、值得商榷的地方也是正常的。尤其是南阳卧龙岗和襄阳古隆中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是中华大地上著名的文化遗产和游览胜地，都应当充分发挥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为了对游客和后人负责而进行的这些争论都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主席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曾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古人也说“知出乎争”。因此，诸葛亮躬耕地的这种争辩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争论的目的是为廓清历史迷雾，还历史本来面目。

但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的几次争论却不同寻常，其中，《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改动和教科书事件均有误导后人之嫌，在史实上也缺乏科学的依据。故我们对此应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还历史真相。应当指出，研究任何问题，都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对争议



南阳武侯祠所藏岳飞手书诸葛亮前《出师表》



已久的诸葛亮躬耕地的解析也不例外。从学术研究来讲，作为诸葛亮躬耕的准确地点，必须辨析清楚，使其符合历史真实，这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这和当前有些地方大争所谓的“名人故里”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这种争辩中，只要双方论者不存偏见，能以科学的精神、求实求是的态度，对史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比较鉴别，做到去芜存菁、去伪存真，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即便最终无果，但在这种长期认真的探讨中，参与者和关心此事的人均可以从获取大量的历史知识，学会一些研究历史问题的方式方法，这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学识水平都大有益处。

关于诸葛亮的躬耕地，历来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就是诸葛亮本人在《出师表》中讲的“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对于诸葛亮笔下的“躬耕南阳”，“南阳说”学者的认知比较直白和简单，他们认为，“南阳”就是南阳，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南阳”要么指南阳郡，要么特指郡治宛县。在史书地理概念的表述中，“南阳”除大范围的南阳郡以外，不可能特指郡治宛县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尤其是汉水南岸那个当时并不存在的所谓“隆中”。

而“襄阳说”对此认知则大不相同。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解读此“南阳”。一方面，他们认为：“在记载同一个历史事件时，南阳和宛两个地名同时出现，南阳是指南阳郡所辖地域，而宛则指今南阳市区”；“南阳和宛是两个地域概念”；“绝对不能将汉末南阳理解为今南阳市区”；“今之南阳市在两汉、三国时都称‘宛’，至隋开皇时，才用‘南阳’之名称县”。

但是，到了“襄阳说”在论述“躬耕于南阳”意指隆中时，对这个认知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认为：“《三国志》中的人物籍贯，是以郡名为主的。”“在人物籍贯的记载中，只写郡名，不写县名的习惯，在《三国志》中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否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中的‘南阳’，是指南阳郡管辖的一块地方，而不是特指今南阳市区呢？”此外，一些著名学者或多或少的也持有这种观点，如谭其骧先生就说：“诸葛亮说自

己‘躬耕于南阳’，这个‘南阳’，不是指南阳郡郡治所在地宛（今南阳市区），而是指南阳郡管辖的一块地方。这块地方，是说今天的襄阳西边的隆中，离襄阳很近，而离南阳郡郡治所在地宛相当远。但在行政区划上，当时隆中属于南阳郡邓县管辖，所以诸葛亮说自己‘躬耕于南阳’。”何兹全先生也说：“邓县属于南阳郡。居住在隆中的诸葛亮自然也可说‘躬耕于南阳’了。”也就是说，属于南阳郡的一个地方就可以称为“南阳”，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襄阳说”学者潘正贤先生研究“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后也得出了四个“意涵”：“1.（诸葛亮）以郡望称籍贯，意指南阳郡邓县隆中；2. 意指隆中在汉水以南又属南阳郡邓县管辖；3. 意指十年中诸葛亮一直在隆中躬耕，未到其他任何地方躬耕；4. 意指诸葛亮在隆中既是躬耕又是隐居。

那么，对“躬耕于南阳”中的这个“南阳”，对于“襄阳说”学者这种绕口令式的解读，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理解呢？

第一，秦汉南阳郡是在战国楚宛郡的基础上设置的。南阳郡春秋时是吕、申两国地，后被楚文王所灭，先设宛邑，因地名宛而得名，楚悼王时期以今河南南阳为中心的南阳盆地设置宛郡，楚以此作为问鼎中原的基地。宛之名，即自此而始。我们知道，范蠡就是“宛郡三户（今河南淅川）人”。宛，反映了“盆地”的地貌特征，其义“四方高中央下”，符合南阳西、北、东三面环山，当中低平的盆地地貌特征。而“南阳”这个地名，最早并不在现今的南阳，而在今天的豫北焦作、修武一带，以太行以南，河水（黄河）以北而得名。《史记》：“三十三年（前270）……魏入南阳以和。”《集解》徐广曰：“河内修武，古曰南阳。杜预云在晋州山南河北，故曰南阳。秦破芒卯军，斩首十五万，魏入南阳以和。”这个“魏入南阳以和”的“南阳”就是太行、河水之间的魏国“南阳”。而今天的南阳始为“南阳”之名则是《史记》记载的：“三十五年（前272），佐韩、魏、楚伐燕。初置南阳郡。”《水经注》载：“（洧水）又南迳宛城东。其城，故申伯之都，楚文王灭申以为县也，秦昭襄王使白起为将，伐楚取郢，即以此地为南阳郡，改县曰宛。”那么，这个“南阳”地名的来源又是什么呢？《正义》云：今邓州也。前已属秦，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释名》云：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

名焉。张衡《南都赋》云：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二》载：“秦昭襄王取韩地，置南阳郡，以在中国之南而有阳地，故曰南阳。”以上记载，虽文字不尽相同，然表达含义基本一致。“中国之南”中的中国为“中原”或“国中”，“南山之南”中的南山即今伏牛山。我国古代有一条约定俗成的地名命名原则，即“水北为阳，水南为阴”，“山南为阳，山北为阴”。南阳位于汉水之北，又居伏牛山之南，具有方位“阳”性的双重特征。所以，秦置的南阳郡是在战国楚宛郡的基础上沿袭而来的，而隆中位于不属南阳郡的汉水南岸。

第二，到了西汉时期，南阳和宛互指的情况仍多见于史书。《汉书·货殖传第六十一》载有：“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灭魏，迁孔氏南阳……家致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西汉另两个富豪是巴寡妇清和蜀卓氏，巴和蜀均是西汉郡名，孔氏却以郡治宛城替代郡名南阳，同句中又有“迁孔氏南阳”之语。所以，这个“宛孔氏”的宛和“迁孔氏南阳”的南阳实指一地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东汉班固撰的《汉书》在《地理志第八上》第一次在南阳郡下明确记载：“宛，故申伯国……莽曰南阳。”《水经注》也说：“王莽更名，郡曰前队，县曰南阳。”《后汉书·志第十天文上》：“俱攻破南阳，斩莽前队大夫甄阜……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这些都说明西汉末年宛县就被称为过“南阳”。与此可以相互印证的还有同书《循吏传第五十九》召信臣传中：“（九江）奉祠信臣冢，而南阳亦为立祠。”这里的南阳无疑是指宛城，南阳城北独山上原有三太守祠，祭祀的是西汉召信臣、东汉杜诗和晋杜预，可见在南阳（宛）立召信臣祠确有其事。很明显，西汉时宛、南阳已经同指一地，可以互见、代指了。

第三，东汉时，将南阳郡等行政区划名逐步演化为治所的现象更为普遍。《后汉书·志第十》：“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卬（音昂）、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这里使用的是南阳很明显都是指的宛城，况且同一事件在同书光武帝纪、刘玄列传中使用的的确又都是宛城。如《后汉书·刘玄传》有“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等记载。又如《后汉书·天文志》记载：“四年三月丁卯，

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同一事件在孝安帝纪中记载：“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类似南阳、宛城互用的记载在《后汉书》中还有很多。

第四，同样，南阳与宛城的名称互用，在《三国志》本身也非常普遍。如：《三国志·杨俊传》中也多次出现“复在南阳”、“再守南阳”之句。然其下文，又有“黄初三年，车驾幸宛，以市不丰乐，发怒收俊”之句。这里同一“传”、同一人的“南阳”和“宛”显然是指同一个地方。与此相类同的是，时南郡的郡治在江陵，故三国志中也常以南郡指江陵，《吴书二》载：“（吕）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据江陵。”《吴书九》：“后（关）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另，《三国志》中多次提到的荆州也是多指当时的州治襄阳等地，而非荆州全境。如诸葛亮《草庐对》所云，“荆州北据汉沔”。这个“荆州”就是仅指荆州州治襄阳城，而非荆州全境。因为汉水北岸的南阳郡亦属荆州，如果《草庐对》的这个“荆州”是指荆州全境，那么它能“北据汉沔”吗？依此类推，魏晋时期南阳、南郡等郡名随着区划的变化，已逐步地与治所地混为一谈了。

第五，按“襄阳说”的观点，隆中属南阳郡就可以称为“南阳”，这有史料根据吗？东汉时樊城属南阳郡，但樊城何时称为过“南阳”？邓县属南阳郡，邓县又何时称为过“南阳”？值得提出的是，在《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除部分用郡名代替郡治地外，凡涉及郡治以外的其他地名，均标注的非常清楚，绝没有含糊地用南阳、荆州、南郡等替代的记载。如《汉晋春秋》记载延熹七年（164）“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之”，以及前文提到的舞阴、穰、舂陵、昆阳、叶等虽都是南阳郡的辖地，但绝没有仅用南阳一词替代的现象。假设“襄阳说”的今隆中因属南阳管辖，就可以在史书的表述中用南阳替代，南阳就是指隆中，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将《后汉书》和《三国志》郡以下的地名全部换成所属郡名，那么，两部史书岂不一塌糊涂。所以，古代史学家在正史中地名使用的严谨性今人是不容置疑的。笔者也相信，在上述两部史书中我们很难再找出一个用了“南阳”的地名，而经考证却是不包括宛城在内的某地的事

例，例如时属南阳郡的樊城、邓县、新野，哪部史书里将这些南阳属地称为过南阳？或者自称为南阳？更不用说当时汉水南岸的隆中了。

相反，对于现今“襄阳说”学者一致认可的诸葛亮“躬耕南阳”意指的“隆中”，习凿齿以及盛弘之、鲍至、酈道元等均明确称之为“隆中”，在“襄阳说”为诸葛亮“躬耕南阳意指隆中”所引用的史料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说那个地方是“南阳”，而是反复说“襄阳西北十里许，名为隆中”，“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沔水又东迳隆中”，“西望隆中”等，最极端的也就是说了“亮家于南阳邓县”的附会之举而已，应当明确，“于南阳邓县”并不就是南阳邓县，更不是将隆中等同于“南阳”，这一点“襄阳说”的学者必须搞清楚，不能含糊其辞！

如果我们按现今“襄阳说”的观点，硬要将“躬耕南阳”意指隆中，那就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东晋以后所有的史料都将襄阳西的这块地方称为隆中的时候，满世界只有诸葛亮一个人非要将那个地方称为“南阳”。所以，这里边一定有人脑子出了“毛病”，要么是诸葛亮，要么是习凿齿、盛弘之等人，要么是现今的“襄阳说”专家。依我之见，诸葛亮不会有错，“南阳”就是南阳，无论怎么理解，“南阳”也不可能“意指”隆中；习凿齿等人也不会有错，“隆中”就是隆中，他在襄阳城西，无论属不属于南阳郡它都叫“隆中”，从来没有人将这个“隆中”称为“南阳”；那么，最有可能脑子出毛病的就是后者，为了区区一地利益，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肆意曲解历史，非要将堂堂的南阳郡“位于襄樊一带”，非要将“躬耕南阳”注释成隆中，非要说“诸葛亮以郡名称籍贯，意指邓县隆中”，非要强调“只写郡名，不写县名的习惯，在《三国志》中是一种普遍现象”，以至于闹出这么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笑话”。

第六，无独有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也用了“南阳”一词：“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通于黎阳，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这里的南阳，是指曹操在宛城为张绣所败、身中流矢之事。诸葛亮《前出师表》为汉兴五年（227），《后出师表》为汉兴六年（228），前后仅隔一年，在前后一年的时间内，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地理学家的诸葛亮不可能将同一个地名分指相隔两百余里的两个地方。所以，

诸葛亮《前出师表》中的“躬耕南阳”，与《后出师表》中的“困于南阳”一样，都指的是宛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按照“襄阳说”的观点，《前出师表》的“南阳”是邓县之隆中，那《后出师表》的“南阳”也应是邓县之隆中，岂不令人贻笑？是不是又要找出张绣、曹操到过隆中的记载？否则，有什么理由能否定前后出师表中的两个南阳的注释呢？看看一些当代出版物对前、后《出师表》中南阳的注释，前一个“南阳”是隆中，后一个“南阳”是宛城，这是在讥讽我们还是在讥讽诸葛亮？是诸葛亮糊涂弄不清两个“南阳”，还是我们的某些学者糊涂弄不清两个“南阳”？这让后代子孙们怎么看我们现在的学识水平？

第七，细看《三国志》，“南阳”这个地名在书中多次出现，各个指向明确，裴松之均没有作注，尤其是在“躬耕南阳”之下没有作注。不仅南阳没有作注，《三国志》里出现的所有地名几乎都没有作注，因为这些地名就是今天看也不会误解，更何况陈寿（233～297年）几乎是三国（220～280年）同期的人物，蜀灭时陈寿31岁，三国归晋时48岁，即开始撰《三国志》，汉魏时期那么著名的南阳，他怎么可能搞不清其含义和所指呢？

对上边议论的话题，有位名为东湖更东网友讲得很有意思，特录于后。

“襄阳说”者有个极其奇怪的现象：一说到卧龙岗，他们就说那是宛，不是南阳；可一说到隆中，就说那不是襄阳，是南阳。宛自古就是南阳的首府，也是南阳的简称，宛曾是南阳的郡治、府治的所在地。卧龙岗就在宛城西边7里，可是不能算是南阳；隆中隔汉水离南阳260里，却能算是南阳。隆中离襄阳20里也不能算是襄阳。这种“襄阳说”的道理能说得通吗？合乎逻辑吗？宛就不是南阳吗？隆中就是南阳吗？南阳就是指隆中吗？奇了怪啦！荒唐可笑！

所以，诸葛亮所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中之“南阳”，如果不是指南阳全郡的话，按当时的习惯，则一定是指郡治宛县或包括宛县在内的周边一小块地区，而绝不会附会成隆中或宛城之外的任何其他地方。

（写于2010年12月22日）



“闲话诸葛躬耕地”之二：

关于宛始兼南阳之名的最早记载

关于宛始兼南阳之名的最早记载，现在通行的说法是西汉末年的王莽时期。东汉班固撰的《汉书》在《地理志第八上》第一次在南阳郡下明确记载：“宛，故申伯国……莽曰南阳。”《水经注》也说：“王莽更名，郡曰前队，县曰南阳。”《后汉书·志第十天文上》：“俱攻破南阳，斩莽前队大夫甄阜……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这里的“南阳”指的都是宛城。

但近日再读清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在卷五十一“宛城”条下有：“《秦纪》：‘昭王十五年白起攻楚取宛。十六年封公子市于宛。’市即泾阳君也。又韩世家：‘釐王五年秦拔我宛。’年表釐王五年为秦昭王十六年，意者韩邑近宛，秦取之以广市之封邑欤？又昭王二十二年与楚顷襄王好会于宛。二十七年使司马错攻楚，赦罪人之南阳，宛于是始兼南阳之名。三十五年置南阳郡，治宛。”

查《史记·秦本纪第五》：“（秦昭王）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错取軹及邓（《集解》地理志河内有軹县，南阳有邓县。《正义》引《括地志》云：‘故軹城在怀州济源县东南十三里，故邓城在怀州河阳县西三十一里，并六国时魏邑也。’按：二城相连，故云及也）。毋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邓，魏毋陶，为诸侯。……二十一年……泾阳君封宛。二十二年……与楚王会宛……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侯毋复相。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正义》南阳及上迁之穰，皆今之邓州也）……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正义》鄢邓二城并在襄州），赦罪人迁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三十三年……魏入南阳以和（《集解》徐广曰：‘河内修武，古曰南阳。杜预云在晋州山南河北，故曰南阳。秦破芒卯军，斩首十五万，魏入南阳以和。’）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三十五年，佐韩、魏、楚伐燕。初置南阳郡。”《正义》：“今邓州也。前已属秦，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